

世界盃經濟漣漪

源於奧運

2026 年美加墨世界盃，為期一個多月，席捲世界狂熱的全球足球盛事，終於進入最後一個星期。這短短的一個月，不僅 48 支參賽隊伍的球迷熱血沸騰，全球各地包括大量非球迷觀眾，也深深投入這場 4 年一度的足球嘉年華。無論是在家中電視前、酒吧大屏幕旁，還是透過手機短片追賽，都能感受到那份跨越國界的激情。

世界盃熱潮對全球經濟往往帶來顯著的中長期影響，透過巨額資金流動、旅遊消費、基建投資及品牌曝光，令其成為強大的經濟催化劑。一個國家或地區即使未有球隊參賽，例如香港，球賽氣氛依然熾熱，球迷湧入酒吧通宵觀賽，商場大屏幕前人頭湧湧，球衣及紀念品銷售火爆，品牌廣告亦借勢大舉投放，餐飲及零售行業明顯受惠。而中國內地的情況就更為突出，除萬達、海信、聯想、蒙牛等企業投入超過 5 億美元贊助外，本土世界盃相關消費、廣告及周邊產品銷售更超過百億元人民幣，帶動全球供應鏈為中國製造大量世界盃紀念品和球衣，同時也提升了中國品牌的國際曝光度。

至於主辦國美加墨，更是預計將從今屆世界盃獲得巨大經濟收益，FIFA 估計這場足球盛事可帶來數百億美元全球經濟活動，單是美國就可能貢獻 170 億美元 GDP 增長，並為國內創造約 18.5 萬個就業機會。除本地人消費外，更有數百萬外國球迷湧入，帶動酒店、餐飲、零售及交通消費大幅上升，許多城市更藉此加速基礎設施升級，長期惠及當地發展。

雖然世界盃能短期提振經濟、創造就業及提升國際曝光率，但亦並非萬靈丹，成功關鍵在於務實評估成本，控制開支，並將賽事與城市長期發展策略結合。過去就有為數不少的主辦國留下「大白象」式無用場館，而上屆巴黎奧運在利用場地上就做了很好的示範，好好利用現有場地甚至是歷史建築，除了減少資源浪費外，更是令賽事畫面更加豐富，亦更有城市和國家特有的色彩。

這場全球盛事不僅為球迷帶來激情與歡樂，更在背後掀起龐大的經濟漣漪，促進文化交流與經濟活力。

4 年一次的世界盃，早已超越單純的體育競賽，成為連接世界、帶動發展的重要平台，想到下屆又要再等 4 年，真叫人不捨啊！

讓文物活起來

方寸不亂

河洛文化，中原文明的核心。去過洛陽兩次，參觀大學，探索博物館，欣賞牡丹花，與教師、書畫家、育花專家座談，都是不可忘卻的文化體驗。近日在港看「中華文化節 2026」節目之一《河洛唐舞》，出土文物竟在舞台上被賦予新生命，有溫度、有情懷、有故事的手法，讓靜態文物活起來，走進每一個人的心裏。

唐代的洛陽，宮廷以外聚集大量文人與藝術活動，也是外來文化交流的重要場域。《河洛唐舞》中，看到中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「河南墜子」表演十分難得；這種說唱曲藝，說中有唱，唱中帶說，起源於河南開封，清代道光年間興起，將近有二百年的歷史，現統計全國 20 多個城市仍有演員在演唱。

不少人在博物館看過唐三彩樂舞俑，究竟她們在唐朝是過着什麼樣的生活？以唐樂舞俑為創作靈感的《唐宮夜宴》，一群俏皮可愛、噁噁喳喳的女樂官，赴宴途中展現宮廷與貴族禮樂生活場景，她們手上的樂器包括琵琶、排簫、笙、羯鼓等組合。唐代宮廷音樂制度很發達，唐朝女樂官負責宮廷音樂、歌舞、演奏與樂舞教習，地位較高，在唐代宮廷社會文化中相當活躍。

唐代東西交通活躍，西域與中亞的樂舞、服飾、器物大量進入中原，這與邊地商貿往來、移民聚居有關，以河南出土的胡騰舞木俑為創作原型的《絲路·胡騰舞俑》，還原了唐代西域傳來的舞蹈，和中原底層的藝人「胡騰兒」的生活狀態，舞蹈展現了「跳躍」「踏騰」的動作特點，強烈的節奏感與力量感，以飛沙揚礫的大漠作背景，刻畫少數民族青年人在唐代漂泊流離的歷史感。

在博物館我們看到鑄有饕餮紋的青銅器三足鼎，國之重器在舞台上活起來，《三足問鼎》以河南南陽出土的春秋青銅重器「王子午鼎」為原型，借鼎的「三足」結構展開想像，3 位男舞者幻化為鼎身與三足，通過剛勁、沉穩的肢體造型，托舉和支撐，表現青銅紋飾的饕餮張力。

《門神》始於古代的年畫，描繪着守護、祈福、納祥寓意，舞蹈賦予門神生命，用現代人的視角，踏着滑板車穿梭舞台，一塊門板守住了萬家燈火，創意無限。正如編導所說，通過古代文物展現現代生活，讓它們符合當代審美，就是他們創作團隊最想做到的，鄭州歌舞藝術中心和鄭州西亞斯學院的實力不容忽視。



《唐宮夜宴》的女樂官。主辦方供图

最好的悼念 銘記他貢獻

七嘴八舌

近月多位名人藝人相繼仙逝，包括大眾熟悉的歌手黃大煒，戲劇大師鍾景輝，藝人陳敏兒、梁珊、朱維德，金牌製片施南生，他們都是對社會有貢獻，曾經具有一定影響力的人，對他們離世總有不捨和唏噓，最好的悼念方式是銘記他們留下的寶貴經驗和精神。

前幾天帶着非常沉重的心情送別一位值得尊敬的長輩——「卓越香港文化」的創始人徐仁昌先生。還記得 6 月初參加了「卓越香港文化」成立十周年暨換屆就職禮，徐主席正式交棒給年輕一代的毛偉琪主席和高紅會長，更獲頒卓越貢獻獎並轉任永遠榮譽主席，場面熱鬧。豈料不到十日竟傳來噩耗，他入院檢查身體，隨後昏迷不醒，最終不治。事出突然，親朋好友也難以置信，無奈徐太伍月麗證實是事實。

與徐老先生結緣於幾年前的採訪，他們夫妻是香港文匯報的忠實讀者，天天都買報細讀。他非常熱心幫人，每發現有值得採訪的素材都推介提點。現借采風版一角以表懷念敬意。認識深了才知道徐老先生是個不簡單的長輩，他是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著名時裝設計師，心繫家國，愛國之熱忱直至生命的最後歲月也沒減退。

徐老的父親曾在香港開染廠，因戰亂回內地，至 1959 年全家來港，他 16 歲進入綢緞店拜師「紅幫師傅」，學習量身定製與裁剪時裝，到 1969 年創立「聯邦綢緞商行」專攻女性量身定製服裝，又以英文名 Jimmy Tsui (JMT) 打造品牌；為邵氏兄弟影業女星設計服裝，歌星鄧麗君、藝人沈殿霞都是他

的客人。曾開設多家門店，自己成功也忘不了內地培養人才，自上世紀九十年代起，每年自費培養來自北京服裝學院、蘇州大學、浙江理工大學等院校的學生，為他們提供實習機會、車馬費，並帶學生參觀香港服裝公司拓展視野。徐老還引入歐美先進技術幫內地時裝界提升水平。

他有多位愛徒成為高校院長或系主任，首徒王新元 1997 年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「中國最優秀服裝設計師」，今次他代表師弟們來港送恩師最後一程。

徐老愛家鄉，曾出資支持建設紹興博物館與兩所小學，並協助籌建紹興文理學院。1986 年參與創辦紹興旅港同鄉會，他連任 14 屆常務副會長；曾擔任紹興市政協委員，參與招商引資與文化交流，安排紹興小百花越劇團與浙江紹劇團等赴港演出，為江浙滬同鄉戲迷饗以精神盛宴。他出錢出力無私奉獻的行為受到當地政府敬重，今次紹興有關方面也派代表專程到港致祭送別，紹興統戰部也送上花圈悼念。

徐老 70 多歲仍關心社會，創立「卓越香港文化」繼續做越港交流的橋樑，又主動團結愛國愛港市民傳遞正能量，高尚情操讓我深受感動。



六月初，「卓越香港文化」的徐仁昌會長正式交棒給毛偉琪和高紅，希望他們繼續努力前行。作者供圖

法國半消失的浪漫

翠袖乾坤

來港度假的一個法國朋友，氣溫接近 30 度那天，說從未碰過這樣要命的天氣，即時便向酒店退房，想不到返回巴黎第二天，香港氣溫還是 30 度，法國已經與全歐洲氣溫同步升到 40 度，如果他事前有知仍然留在香港「避暑」，不就是更加理想嗎？

當初移民法國的朋友，喜歡法國，也是因為喜歡它是個暑天清涼到不需要冷氣的國家，別說土生土長從小到大沒流過炎熱一滴汗的那個法國朋友，就是移民的香港朋友，這樣反常的歐洲暑天，當然也過不慣。

朋友移民前嚮往這個國家的浪漫，天氣好是其一，風景好和藝術氣氛濃厚是其二；暑天在塞納河畔曬太陽，四季任何日子，無論一個人還是兩個人，環繞艾菲爾鐵塔悠閒散步都那麼舒暢寫意；奇異的露天咖啡座，當侍應發覺你面向大門時，都會過來改動你椅子的方向，笑着讓你面向人來人往的大馬路，示意你好好欣賞衣着繽紛過路的俊男美女和賣藝小丑；晴天在巴黎鄰里蒙馬特看藝術家們雲集追夢，全力專心繪寫有待成名的巨

作……八卦好奇都是法國人傳統的養生文化。

現在入夜還有人如當年一樣敢環繞艾菲爾鐵塔散步嗎？我們熟悉的那個法國朋友半年前給歹徒爆竊搬過家後，還在老地方住下來的鄰居也提心吊膽了。最不开心是當初為入籍這個自由國家歡喜過的老移民，說漸漸看到有些不再友善的白人臉孔。

法國最尷尬的自由浪漫無形標誌，是可以任由被狗主視為人類朋友的狗狗自由排洩，狗主無須負責之外，政府也不積極差使勞工清理，至今還是保持住那種自由「黃金」象徵。反觀香港，狗主遛狗時自動自覺攜帶清水紙巾，不止視狗隻為朋友，甚至還是至親呢。

還有被視為浪漫美食的法國鵝肝，也未必每個享有自由平等的法國人都能吃得起，最近中國人吃鵝肝已普遍過猶雞鴨肝。



畫家雲集的蒙馬特。作者供圖

再訪大澳

欣有靈犀

褪去節日的喧囂，大澳回歸了其本來的面貌。與秋日裏賞花燈，人群相擁在大涌橋不同，夏日裏再訪大澳，多了一絲靜謐和悠然。

彼時梅雨季剛剛結束，由大澳碼頭向港珠澳大橋方向望去，天青如洗。雲塊不再是平鋪在天際，而是一團團、一朵朵堆疊在半空，陽光打在雲頂上，鑲出一道金邊，而雲底那些層疊的陰影則令雨季後的雲團更顯飽滿而立體。這座位於香港新界大嶼山西部的漁村，在夏日裏總是飽覽這樣的絕景，令我羨慕不已。

此行為拍攝，加之工作日遊人不多，我們決定登上漁船，從水路瀏覽大澳並追尋中華白海豚。漁船十分便捷，票價 50 元，每 8 分鐘一班，便可展開這趟香港版的威尼斯之旅。我們先向大澳內部瀏覽，由避風港向內駛過大涌橋，大澳獨有的棚屋似一幅畫卷在兩岸徐徐展開。往日遊在岸上走，在曲曲繞繞的水橋上迷了方向。水路則完全不同，筆直的河道伸向遠山，在盡頭輕輕一拐，便消失在棚屋深處。由漁船上看，棚屋的構造一目了然，棚屋由坤甸木樁支撐，紮在灘塗上，再由石屎墩加固。棚屋距河面約 3 米至 4 米高，屋旁有木梯相連，

方便漁人回家。

行至橫坑橋，我們便調轉船頭向珠江口方向駛去，追尋中華白海豚的蹤跡。此時漁船不再似在大澳水域裏的悠哉，船家加足了馬力，帶着我們在海域上飛馳。防波堤、將軍石、虎山，出海的漁民在我們身側一閃而過，只留水花在船側飛濺。很快我們便來到港珠澳大橋海域附近，船家緩緩將船停下，我們隨着海浪起伏，睜大眼睛尋找海豚。馬達聲停止後，海域上只剩下風聲與浪聲交織在一起。同船有位小朋友，緊緊扒在船舷，盯着海面上的每一處浪花，希望能從中看到海豚一躍而起的身影。但可惜我們出海時是正午時間，或許並非海豚活躍的時間，這趟尋覓海豚之旅最終抱憾而歸，希望下回能如願見上一面。

回到大澳，我們在棚屋下方的灘塗裏尋得另一番野趣。灰棕色的淤泥間，橙紅色的招潮蟹高舉着一隻碩大的右螯，鮮明得惹眼；定睛細看，還有許多深棕色的小招潮蟹，正用細小的蟹鉗左右開弓，不停地往嘴裏送食。還有一隻灰羽尖嘴的水鳥，在灘塗上悄然徐行，忽地伸長脖子，閃電般啄起一尾小魚，動作乾淨利落。非節日的大澳格外靜謐，一片淺灘亦生機盎然，夏日的離島，人與自然各得其所，和諧共處，便是最好的風景。



回不去的電影院

不知從何時起，看電影成了我們山裏人的集體摯愛，那種歡喜熱辣滾燙，清清爽爽。老家的土房是通向電影院的必經之地，月上柳梢頭時分，我家的庭前屋後就有銀鈴般的笑聲閃爍，遠遠近近，高高低低。三兩群姑娘結伴奔赴光影，頭髮梳理得齊齊整整，身上還噴了香氣撲鼻的花露水。那香氣擦得沿路的後生癡癡駐足張望。茫茫夜色中，張婆婆擎着一種叫「針子火」的簡易火把，那是將竹篾浸泡、晾乾後細紮而成的竹製火把。火焰烈烈映着她弓起的脊背，她頭頂着三角形狀的麻布頭巾，冬頭帕，蹣跚獨行，但卻目光篤定，目標直指窄小、簡樸的電影院。

晚上 7 點正，電影院緊閉的木門訇然中開，兩個看門人黑着臉，鐵塔似的堵在那兒，檢票成了一場緊張的博弈。大人總不忘從人堆裏拽出一兩個熟識的孩子，「這是我侄兒！那是我外甥！」看門人則揮臂如刀，斬斷那無形的親緣繩索，大聲呵斥：「不行！票呢？」大人只好陪着笑臉求情，好話說盡，也只能將最年幼的那個推搡着送進門去。門外的我們，心也跟着那開合的門縫一緊一鬆。待到「啞囑」一聲巨響，木門徹底合攏，世界彷彿被隔成了兩半——裏邊是光影交織的夢，外邊是漆黑滾燙的渴望。

正是這扇緊閉的門，逼出了孩子們的神通廣大，於是有人滑溜如泥鰍，縮頭彎腰從大人褲襠下哧溜鑽過；有人膽大

心細，在影院廁所外牆，搭起顛巍巍的人梯翻牆入室；更有輪流趴在門縫上，貪婪地窺探那有限的光影與聲響。而我總是怔怔地站着，逡巡不前，「溫良恭儉讓」的教誨，像一根無形的繩子，縛住了我的手腳，只能羨慕那些同伴的「壯舉」。那些鬼精靈混入場內也混入了不安，一束手電筒光，或一聲「查票」，便能讓他們驚作鳥獸，或者立馬鑽到凳子下，或者嘩的一聲，奮然竄到臭氣熏天的廁所裏。平素寫作平平的阿發，正是因為一次刻骨銘心的「越獄」與「潛伏」，在作文分享課上被老師隆重請起，「筆法靈動傳神、情節跌宕起伏」，但是他卻死活不肯站起，羞愧的他大半天都不敢抬頭直腰。他情真意切的「懺悔錄」還被貼上學習園地，打那以後，一股「我手寫我心」的浪花，在全班悄然綻放。

其中一位看門人是我的堂姐夫，他也只是在中場趁人不備之時，朝我飛快地眨了眨眼，壓低聲音道：「進去，快點！」像是接到敕令，我愣了一瞬，才誠惶誠恐地溜入場內。若非如此，便要熬到臨近全劇終了。那聲咣噠的脆響，是看門人良心放行的信號，滯留在門外的孩子們瞬間撒開腳丫，踩着夜色往門裏衝。縱使撿拾的只是沒有血肉的故事結局，心卻被一種甜甜的滿足脹滿，一場不完美的電影總強於一次完美的等待啊！

那時的人做着簡單的人生減法。潔白的銀幕上走出來的人，不是儀表堂堂的

好人，就是獐頭鼠目的壞蛋。當被五花大綁的好人奔赴刑場時，觀眾紛紛側目、掩面，甚至悲慟地哭得稀里嘩啦，更有甚者天真地迸出「快逃啊」！我旁邊的張婆婆攥着我的手腕直哆嗦，她袖口縫的補丁磨得我手腕發疼。壞蛋被推上斷頭台時，阿發從凳子上跳起來，大叫「活該」！被前排的人回頭瞪了一眼，才撓着頭蹲下來，憨笑憨得肩膀直抖。

晦氣的是電影斷片、卡片，大人們便抓出口袋裏的零食來彼此分享，瓜子、花生，一時芳香四溢；男人還捲起煙絲眯着眼睛吞雲吐霧；孩子們更喜歡把小手舉到光柱前做動作，像小鳥展翅、小狗搖尾巴，銀幕上維妙維肖的影子倒也招得不少粉絲擊節喝彩。斷片、卡片是常態，看着放影人員心急如焚地倒片、氣吹膠片、膠片上貼膠帶，人們的怨氣全無。半晌，要是得到的是放影人員歡意滿滿地宣布「故障沒有排除，大家散場」，人們只好悻悻而歸，也沒人怒不可遏地聲討「七天無理由退貨」。電影也有免費公映時日，多是引發山火的村民掏錢謝罪。那人敲着銅鑼，紅着眼圈，挨家挨戶分發豆腐。但是善良的鄉鄰們大多推回那手：「人沒事就好，想開些。」有的還陪上幾滴眼淚，一旁的豆腐還嫋嫋地冒着熱氣。

往事如昨，故鄉的電影院已然被夷為平整、空寂的停車場，夷為我再也回不去的遠方。

老饕父

琴台客聚

讀東坡先生的《老饕賦》，總是不自覺地想到父親。

父親的壽宴結束，我本想在第二天返回，父親卻小心翼翼地問我是否有空陪他去音樂山大佛，他說自從幾十年前看過《樂山大佛》的電影以後，就想親眼一睹大佛的真容，但一直沒有機會去。我不假思索地答應了，其它的事情都可以往後推，父親的心願肯定是要及時滿足的。

駕車陪着父親到了樂山市，就趕上了不停歇的瓢潑大雨，大佛看不成，但不耽誤父親和我去品味美食。

住下後，我陪父親在張公橋美食街逐家餐館去吃了樂山的翹腳牛肉、甜皮鴨、各種口味的評餅，還有一些零散的網紅小吃，父親的評價都不高。在吃牛肉時，父親嚼着嚼着，忽然說起他幾年前在營山縣一個深山小鎮吃過的羊肉、喝過的羊雜湯令他念念不忘。於是我們趁大雨暫停的間隙迅速地乘遊船去看了樂山大佛，第二天便直奔 400 多公里外的營山縣而去。

途中我不禁在心底竊笑，想起從前有一段時間我很喜歡吃生醃血蚶，偏偏那種血蚶只有汕尾才有，還須得新鮮醃了吃，那幾年我總是不遠百里從深圳駕車去汕尾吃生醃血蚶。現在看來，我的這種「為食」大抵有着父親的遺傳基因的。

從小父親就開始培養我和弟弟們的獨立能力，也包括「吃」的能力。我和弟弟們很早就會自己做飯，在我家，做飯不僅僅是能把飯菜做熟，還要做得好吃。別人家的父母煮麵條給孩子吃，大多是煮熟調好味，我家卻是兩樣，父親讓我們自己調味，比賽看誰調得更美味。父親的廚藝好，我們姐弟幾人自小就吃父親做的美食，嘴也吃得比同齡孩子甚至大人還要刁，在父親日復一日的鍛煉下，都煉成了又能下廚、又吃得刁鑽的「五香嘴」。及至後來我給報刊雜誌寫專欄文章，想不到可寫的題材時，只要一想到「吃」，馬上就有新的靈感。

到了營山，才知道父親吃羊肉的小鎮距縣城還有 50 多公里。在崎嶇的山路上轉了許久，才轉進了父親記憶中的木樨鎮。一路看

到滿山的綠，湛藍的天，呼吸着熨熱卻清新的空氣，我就知道這樣環境裏的羊肉肉質應當是不錯的。

果真，傍晚時分我們吃上了羊肉，那讓父親惦念了數年、不惜冒着酷暑驅車幾百公里也要再吃一次的羊肉，滋味當真不負期待。粉蒸羊肉軟糯酥爛，米粉浸透肉香，入口綿密不膩；羊雜湯裏的羊肚脆嫩，羊腸軟潤，放了淡淡的花椒和紅油，沒有一絲腥膻；炒羊肝的火候正好，羊肝剛剛斷生，嚼起來粉嫩細滑，又瞬間讓我想起小時候站在灶台前，父親教我把控火候炒豬肝的模樣。

那天喝的每一口熱湯，吃的每一塊羊肉，都是經年難忘的本味。我再次在手機上翻開《老饕賦》，笑着在朋友圈喚父親一聲「老饕爹」。或許有人覺得食慾口舌滋味是隨性饕餮，實則不然。我後來才得知，父親執意去吃的羊肉館位於他過世的戰友的故鄉，他們二人最後一次團聚就在那裏。

於我而言，走過半世人生路，還能安然地陪着年邁的父親，成全他藏了許久的小心願，已是我莫大的福氣。